

湖北青年作家新方阵

近年来,湖北省作协高度重视青年作家的扶持和培养,出书、培训、竞赛、评奖、推介,形成一套有效的“组合拳”,为青年作家的成长助力。在湖北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召开之际,《湖北青年作家丛书》问世,展示了8位湖北优秀青年作家的最新创作成果。

## 为我们共有的那个故乡而写作

□同迅

这两年,我的写作大概没有离开两个主题:一个是大地,一个是鄂西。

前者总是涉及到城镇化、圈地运动等尖锐问题。我目睹了乡村在城市的铁蹄下是怎样节节败退的。竹篱笆、木栅栏和泥巴路,在挖土机的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在城乡结合部,圈地的围墙比比皆是。乡村原有的秩序宣告失败,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生活法则。一块荒地不知要经过多少代人的辛勤耕耘才能变成良田,然而要将其重新变成荒地,仅需一夜工夫。很多人的故乡,就这样被连根拔起。他们不再记得回家的路,不再记得温暖的炊烟和金色阳光下手收在望的田野。他们需要在钢筋水泥高筑的丛林里重建故乡。而这个故乡,是可靠的吗?

后者是我的出生地,我在那里生活了16个年头。原以为这是我永远熟悉的一块土地,但伴随着我一步步离开小镇、离开湖北,它也正远离我,与我越来越陌生。我企图以文学的方式还原这块土地,却发现我对它的记忆是那么模糊,对它的理解是那么浅薄。我根本就没来得及认真了解我的故乡,就匆忙地告辞了。我一直在想,我真正拥有过故乡吗?

正因为如此,我不厌其烦地写着与这两个题材相关的人和事,试图在我的文学世界里构建一个不会被城市吞噬、不会被遗忘的故乡。这个故乡虽然贫穷,虽然也存在着人性中的种种痼疾,但它绝对不缺少善良、美德,不缺少温暖的炊烟、清亮的月光,也不缺少鸡鸣狗吠。我替那些即将消失的村庄鸣不平,替那些即将被铲平的沃野申诉,替那些即将被遗忘的故乡喊魂。我知道我的声音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在嘈杂的人群声里在道德沦丧精神滑坡的十字路口,很微弱很微弱,但我不会放弃。我并不反对城镇化,但同情那些永远失去土地的人们;我不反对人们倾巢出动涌往城市,但怜悯那些从此荒芜的故园。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遇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但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初衷是为了我们及子孙后代都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有一个永恒的美好的故乡,而不是将我们现在的故乡从地图上一笔勾销,不是将我们对故乡的记忆强行拆除,不是让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发生断裂。

文化需要传承,故乡也需要传承。作为一个被汉文化滋养大的少数民族作者,我一直想写出那种真正具有“中华气派”和“民族风格”的作品;作为一个寄居者,我一直想写出一个永恒的故乡。我深知要做到这两点万分困难,但前辈作家已做出了表率,我辈不该妄自菲薄,更不该止步不前。

我喜欢观察大街上来往的人群,揣测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故事,也尝试着观察记录周围的人,琢磨不同的教育、不同的人生站点、不同的突发事件,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人生,并试图体察这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喜欢观察人在生命长河之中的细微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她常常在深夜给我打电话,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我知道解救一个人不仅仅是把她从困境中拉出来,心灵的创伤,回忆的折磨,不是任何安慰能化解的,惟有把她放到正常的人生河流中,让时间来涤荡、洗刷,让新的生命内容来填充,如果正常的人生抛弃她,那么一切都

## 诗人应该保持对文字的警惕

□小箭

很多时候,诗人无法克服自生自灭的自然规律,写着写着,由于各种原因,突然就不写了。但有时候,他会脱胎换骨,仿佛忽然变成了一个转世灵童,在时光的灰尘中轻盈明亮起来。

诗人有信仰。他信人本善良,信这世界会美好,但他又是个极端的怀疑论者,是个反对任何牵绊的自由主义者:他追求个性,寻找自我,最后成为克服了诸般诱惑坦陈了自我的作者。想当然的,我认为这个过程,就是找到了自我。但问题是,找到的那个自我,可能已经是千疮百孔,连自己都不喜欢。接受意料之外的“我”,当然需要勇气,

但寻找自我的这个故事,继续下去也可能成为一部悬疑片——是继续向读者展示自己腐烂的躯体?还是想尽一切办法粉饰自己?

孟京辉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无政府主义者总结陈词:“当然不能怪你们,事情虽然是你门干的,但教唆的,是他们!说得远一点,是山顶洞人;说近一点,是你们家人……说得唯心一点,是儒家法家……说得痛快一点,都——是——别——人!”

每个“自我”都是别人教唆出来的——既然教唆犯都是别人,要反抗的,或许就是自己了。

几年前,湖北省作协曾经出版过一套8本的《湖北青年作家丛书》。这套丛书,以不大的篇幅,反映出了湖北青年作家创作的一个侧面。现在,这套书又出版了第二辑,仍然是一套8本,仍然是以小说、散文和诗歌为主的作品集。像先前一样,这8本书仍然充满着年轻人的个性和才华,也充满着他们的率真和诚恳。第二辑的出版恰恰赶上了湖北作协青创会的召开,很好。

在第一辑青年作家丛书出版时,我曾写过序:“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让自己的作品在茫茫大海般的文学著作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尤其在现代社会,教育的兴盛、网络的发达、出版的轻易,令人人都有文化,个个都会写作,谁都可以出一本书,自称作家。而那些虔诚地在文学之路上跋涉的青年们,想要越过层层平庸之

## 私设的佛龕

□李昌鹏

我听过王蒙题为《文学与人生》的讲座,记得他曾说:“人生是芝麻,文学是芝麻里边的油。”如今,他的话让我想到佛家的说法:“我即是佛”。佛就在自己里面,“证悟自性即为佛”。油总是会藏在芝麻里边的,因为芝麻里面没有油,那就不是芝麻。文学藏在人生中,有的人能让它显现为文本,有时则是潜隐状态。我是那种想从自己的人生中榨油的人,我希望自己像一个作家。

在“作家”成为职业的时候,从业者考虑这个职业的收入,考虑文学作品的价格,发现这不是一个油水丰厚的职业。实际上,“作家”不是一种职业,而应是一项被追封的桂冠。千百年来,作家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声誉,并非因富裕或做过多大的官,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能让人获得享受,让人获得自由和解放,让人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活得更像人。我十分羡慕这样的作家,所以,我也想写作。

由于“作家”这个职业的从业者们不得不以经济收益为虑,而大部分读者也以实用为选读作品的标准,所以,许多“上榜作品”都是

《青萝衣》这本小说是我2010年的春天开始动笔的,那时候已经是温暖的4月,灵感是在静夜忽然而至,想起等到了5月就是槐花盛开的季节,可是搬离了村子后10年多,再也没亲眼看到那般洁白清新的美景。

槐花的叶子葱绿,小巧圆润且可爱,花朵一串串的挂在绿叶间,洁白、香甜,初中毕业前我每年都在欣赏它们并且细细品尝过,它们的美丽和味道都让我难忘。当我在那个春天安静下来,就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那只是一个念头而已,没有太复杂的心思,我的文档

若在10年前,有人说我搞创作,我会多少有些羞赧地说只是写点东西。这多半出于学生时代的谦虚。

当年的我最不愿意面对,甚至是一直抗拒的一项批评,是基于作为学生产生的对写作水平的质疑。通过高于大多数同龄人的阅读积累和生活思考,少年人的思维无边无际,若与成人世界稍有共鸣,便很容易被誉为“文学神童”和“天才少年”。对于少年作家的身份,虽未欣然接受,但多少也对文学创作有了“不过如此”的飘飘然。

## 给苦难以温暖

□喻之之

将徒劳无功。这是《三姐的婚事》写作最初的源动力。

千百年来,小说、散文、诗歌都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给我们在现实世界捆绑了的神经以按摩和舒缓,为我们进行深层次的诊疗,并带来无限温暖和希望。我希望我的作品也是这样的。

《迷失的夏天》中,一个虚荣的女孩遭遇困境,在男友和经纪人的引诱下,一步步迷失,危急关头,营救她的却是一位

## 一颗年轻的心正等你阅读

□方方

作而让读者看到自己满带心血的文字,让人们关注到自己未来的写作,更是难上加难。应该说,一个人想要成为社会认可的作家,或者说想要以作品出名,比之上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甚至80年代,难度要大许多。”

时间过去了5年,众多青年作家仍然继续像先前一样表达着诉求,希望能在我们的支持下,出版自己的作品。而扶植青年作家,使他们尽快拥有自己的书,并由此得到社会认同,也一直是我省作协的重要工作。正因为此,在这次湖北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召开之际,这套丛书的出版,便有着格

有实用价值的文学作品,例如系列小说“杜拉拉”就是实用的“白领教科书”。我们不能说“杜拉拉”这样的作品不是文学作品。它是。巨大的发行量,它的传播,有力地证实了文学具有良好的携带能力,文学依旧具有强大的功能和意义。如今不是文学的意义衰落了,而是大部分文学从业者、读者对文学要求不高。

管谡业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选择搞文学,和邻居对他说的话有关:作家的生活十分“腐败”,一天三顿都在吃饺子!即便是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文学最初的“意义”对他而言不过是一天三顿吃上饺子。那时,他还不是莫言,而是管谡业。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如今文学的意义可能连“饺子”也算不上。这样的例子还有:牙医余华最初选择文学,是因为他发现群艺馆的作家每天在街上走来走去,可以不上班。假设文学的意义对于莫言和余华而言仅仅是吃饺子或不坐班,估计他们是难以成为优秀作家的。在选择和追求中,文学会赋予莫言和余华意义——他们不再是管谡业和牙医余华,而是成为了作家莫言和余华。个人赋予文学以意义——哪怕是很低级的意义之后,文学也会赋予个人意义,或多或少地改变一个人。

我离心目中的“作家”二字十分遥远,但这并不妨碍文学成为我心里私设的佛龕。

## 《青萝衣》创作感想

□董贝

里没有详细的大纲,连我的脑子里都只是片段的闪现。我动笔的瞬间总是很简单,理由只有四个字:想写就写。

我的电脑里有很多故事大纲,那些都是我曾经很有激情去创作完成的小说,但是很奇怪,每当我一鼓作气写出五六千字甚至上万字的详细大纲时,便再没有了创作的激情。相反,我

## 从写作到创作

□胡坚

但只需写作尝试稍稍深入,瓶颈就出现了。生活的匮乏、阅读的偏好、作品越来越难让自己满意。在学生时代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写作之于我变成了挣零花钱的文字游戏。

但还是免不了在看到少年时满

外的意义。

文学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似乎是万能的,什么人人都会去读读它,经常成为一些人的精神支撑;但它又似乎一点用都没有,只配用来茶余饭后消闲解闷。它几千年来都伴随着人类往前走,被人们所吸引所追逐,即便网络发达至今,热爱文学者仍然不计其数。我想,其中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在于文学作品源自于一种个体的表达,它坦露的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内心。当无数的个人内心坦然地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便能通过它们看到无数不同的世界,看到人和人之间的所有

## 质疑是写作的一种状态

□宋小词

从2006年在《芳草》杂志发表第一篇处女作,算起来我提笔写小说也有了近8年的时间,8年说长不长但说短也不短,至今也还未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人却可以位于为老作者之列了。想来有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哀。

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块写小说的料,文艺这东西讲求天赋,而我天生愚笨,那些人情世故,常人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东西,我总是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反复琢磨,才能透彻。所以我绝不是写小说的天才,但我还是痴爱。

我的日常生活很单调,不爱下棋、不爱麻将、也不爱打游戏,不赶时髦也很少逛街,现在连电视也很少看了,多姿多彩的生活在我的世界里沦为沉闷而单调的色彩,除了上班完成自己的工

想“天马行空”,读书时基本每天都在看小说,然后有一天就真的动笔了。我没有天赋,一开始的创作狗屁不通,想表达的故事完全讲不清楚,一个月也写不了2000字的开头,可我乐此不彼并且从未想过就此搁笔。一有工夫就忍不住打开文档敲敲打打,当创作《青萝衣》的时候,我各种杂七杂八堆积的小说文字也有100多万字了,哪怕里面大部分都是废话,可我还是为此高兴。

写《青萝衣》时前面大约20万字我都非常顺利,每天写的很快乐,这是第一次尝试“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

“少年作家”四个字里,作家当得名不副实,少年也很快搞不成了。随着生活际遇的变化,不用靠文字游戏混零花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方的无奈袭来,文学之于我反而成了一个内心的寄托和渠道。

这些年里,我写了一些不曾发表的文学作品,最简单的冒险故事。主人公只有一位,虽然身处不同时代,浸淫在各种背景,身份更是多变,但永远只有一個名字。在我笔下,陈越这个名字一经出现,就将主动接管全

## 第一百零一阵风

## 和第一个诗人

□王蓼远

写诗在一定程度上像搭个飞机散步,最后没钱了爬着回家丢了钥匙。这就是一阵风,从沿海也不一定非得吹到内地。一首诗是风吹过衍生的鱼尾纹,我们就负用笔墨养活这些声调,再逼出来转一转,给它整个迷失的春天。诗人的鬓角不一定非是飞翔的瞳孔不一定非是蓝紫的,鞋子也不一定非是阿迪达斯的,只是对一只偶然路过的小句子有着强烈的热爱;对一片偶然路过的蓝天能发出感慨。

某日上午和一位编辑谈信仰,其实也就是滥竽充个数;但我第一次发现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多么美好——对于诗本身,这种信仰可以让你瞬间有了质量和密度。信仰一堆木质的句子,可以被用作填充火炉。

诗有着自己的灵。这个灵是有灵敏的灵,灵气的灵,灵魂的灵,所有的轨道会聚到一起,却叫你喊不出名字,认不全颜色。多好的灵,与其说上帝是一位胡子花白的老人,不如说他就是——一首诗,全部的灵。

现在又有风吹来了,是第一阵风,也是第一百零一阵风。一只兔子从这里跑过,全然不顾这多好的夏天,多好的衰弱的春天,多好的未出生的秋天和冬天。现在语文课本练习里的中心思想和表现手法,过于繁盛兴盛,搭起

需要的。于写作者,比之读者所不同的,他在潜心创作时,不仅更清晰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还还认识了自己的内心。总有人写,总有人读,文学的魅力持久不衰大概也正在于此。

现在,我们手里拿着的这套丛书,是从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中,经专家耐心细致地审读后,挑选出来的。我相信这里每一本书的文字都是一个作家内心的真诚表达。有青春有浪漫有沉思有梦想,或许也有颓废和空虚,这没关系。青年就是这些情绪的混合体。他们的书正是代表着他们那一代的人。我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阅读,我们能更多一点地了解年轻人眼里的世界,也更多一点地了解年轻人自己。

现在,你可以看正文了,一颗年轻的心正在等待着你的阅读。

说,小说到底是要像刀一样给沉重的现实捅刀子还是要像线一样将残酷缝合给人以美好的慰藉。我总是在写的时候摆脱不了做这样的思考。一边写一边悟,自己给自己看毛病,自己给自己开方子,很痛苦也很纠结,我想这是我还未成熟的原因吧,可我什么时候才能通透呢,等待使我经常处于焦虑之中。

如今网络发达,传递到耳边的信息不仅海量而且还爆炸,写作者的想像远远跟不上现实事件的脚步。现实生活永远比想像要荒唐,无论多写实的写实始终代替不了庞大又无耻的生活本身。所以写作者要具备提炼生活的能力。要选择符合逻辑和最有力服力的情节来塑造人物。作品虽要接地气,但我更喜欢那些不仅有地气而且还有烟火气的小说,这样的小说不是一本正经的面貌,它有趣又生动,给读者阅读的快感,应该是写作者最起码的追求。以上这些我将努力做到。

长篇小说写作,尽管背景不是我生活的年代,但乡村生活的气息很多都在记忆里,它们并不陌生。

这部小说就让我遇到了没有大纲的难题,连载只剩下最后篇章时我卡住了,忽然失去了激情,甚至不想碰电脑。明明结局我都想好,可就是不想动笔,找不到感觉。于是我休息了三个月,不断地提醒自己,不管拖延多久也要完成它,绝不能就此放任不管,一定要有始有终写完最后一个句号。虽然没有一部小说让我完全满意,但写完每一部,都让我感到创作的快乐。

部的故事。

陈越是我的斗士、我的代言人、我的游侠骑士。

我并不知道公众是否有机会见到他,我希望如此,尽管这很难,因为陈越的出身决定了,他并非文学人物,因此没有修改的必要。

这么说显得不太老练,虽然从学生时代到今天,我短短的写作之路已有10年时光。换作其他行业,或许可称“资深”,但在写作这行里,却是刚刚开始。

## 第一百零一阵风

## 和第一个诗人

□王蓼远

了一座囚禁诗人之心的牢狱。它们把田垄的真名,鸟的新羽和山的身份证都关押了进去。只是,墙是有缝的,而春天的出去,只需要一罐风。

第一百零一阵风带我散步之前,难得地回味了一下这本诗集里的部分诗,才发现模模糊糊的感官和清清楚楚的想对一个写诗人的重要性。也许这两者一个是软骨,一个是骨块,而我近期的诗歌风格便是将它们拼接起来,上上螺丝弹簧,用语言和节奏在其上涂一些黑白的圆圈,生出一只猫尾。一首诗是一只尾巴,在春天来了和走了的时候,向着一朵花的开和败,摇一摇,弯一弯。

什么是诗?我不是搞理论的,也不是搞管理的,只不过有时候喜欢像大人那样故作玄虚地填涂一些概念,再挂在墙上充当一小片太阳——依我还不是很确切地理解,诗最起码是不能够订在那里供人解剖的。就算我狠了心去谋杀一首,这首诗也一定早已骑上驴子,逃之夭夭了。诗是可以动的,一首诗吃进去了,你感到心被铺开,手被攥紧,眼被逮捕,胃被逼迫;一首诗可以被无数人吃,却永远不被吃光——这个时候,一个诗人就成了一个耶稣,一首诗,就成了一本年幼的圣经。